



恋歌 れんか

●【日】 五木寛之 著 ●郎军 卓夫 译



恋 歌

【日】五木宽之 著

郎 军 卓 天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沈阳

恋 歌

Liange

〔日〕五木宽之 著

郎军 卓夫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丹东印刷厂印刷

字数：250,000 开本：787×1092¹/₃₂ 印张：11⁷/₈ 插页：2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500

责任编辑：薛 强 责任校对：李守勤

封面设计：杜凤宝

ISBN7—5313—0046—X/I·43

统一书号：10158·1139

定 价：2.25元

内 容 提 要

《恋歌》是日本当代著名作家五木宽之的力作，问世以来已再版三十五次，深受日本广大读者尤其青年读者的喜爱。

本书刻画了三个女性。二十二岁的保育员亚由美，埋头于儿童歌曲的业余创作，在艺术追求上严肃认真，不断拼搏，但却轻率地将童贞献给了一个素昧平生的男学生。姐姐直子是位演员，由于精神空虚而作风放荡，但她又深切感到男女间只图肉欲的可悲，梦想找到更真诚、深刻的爱，在不安和孤独中，吞咽生活的苦酒。艺术部长信介的夫人冬子，从婚后就一直热爱着自己的丈夫，由于在战乱中肉体 and 心灵遭受到了不可磨灭的创伤，从未过上一次真正的夫妻生活。

作者巧妙地围绕三个性格复杂的女性，编织出结构错综的动人故事，探索人生和爱情，并再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带给日本人民尚未愈合的战争后遗症。

目 录

意外之祸.....	1
悒郁的眼睛.....	18
男人女人的河.....	34
长夜难挨.....	64
出售梦幻的市场.....	84
神秘邀请.....	129
北方的街.....	150
新的季节.....	157
圣诞前夕的星空.....	174
爱恋的火焰.....	199
小镇上的浪漫曲.....	239
男人的阴谋.....	276
梦醒情终.....	282
不堪回首.....	300
危险的荣誉.....	316
深夜自白.....	351
尾 声.....	371

意 外 之 祸

雨，还在下着。

从午后下到深夜也无意停歇。

《先驱》唱片公司的文艺科学部部长井泽信介，从车里望着马路上跳动的雨脚。水汪汪、乌亮亮的柏油路，在车灯中一掠而逝。行车速度，使他陡然产生了不安。他欠起身子，

“田岛君……”

“哎。”公司司机中最年轻的田岛快活地回答道。“有事吗？部长。”

“不，没什么。”

信介含糊其词地说着，又把身子埋进座席。不是每天都往返在这条路上嘛，就让司机随意开吧，何必担心呢。在京浜国道上深夜行车，就连出租汽车的时速也要超过八十公里哩。

井泽信介瞟了一眼手表，已经过了午夜零点。

“冬子还没睡下吧！”信介心想。

在唱片公司这类特殊企业，深夜回家是常事。

不过，妻子冬子对这样的生活总是不大习惯。无论信介回来得多么晚，她都等着不肯去睡。

“一过十二点，你就先睡好啦。”

信介这么劝说妻子，可她总是垂着眼点点头，依然是等啊，等的。信介有时突然产生一种沉重的压抑感。心想：若是有个孩子就好啦……

一想起妻子深夜独自坐在客厅等他归来的身影，信介的心情就有些沉重。

信介以前就认为冬子的性格有些内向，婚后这些年来她已有了些改变。可自从发生了那件事之后，她却变得更加寡言少语了。

看上去，她不喜欢和外人接触，只想和信介一起过日子。

然而，信介有他自己的工作。在日益激化的生存竞争中，必须全力以赴地争斗下去。可是……

信介从口袋里掏出烟盒，不巧，里面一支也没有了。

“田岛君！”

“哎。”

“对不起，烟抽光了，给我一支。”

“请！”田岛一只手松开方向盘，从座席上拿起香烟盒，转身递给信介。

信介发现前方有个人影。

“危险！”

可是，没等他喊出声来，紧急制动闸发出了刺人心肺的尖叫，灯光中闪出一张年轻女人的脸，刹那间，车体撞上、

去，发出了沉闷的声响。

这一瞬间，井泽信介的周身立即变得冰冷。

他的左肩猛然撞到了前面的座席上，可他当时也顾不得疼了。

“碰人了！”

信介意识到这一点之后，精神一下就失去了平衡。他不顾一切地想冲出去，可就是打不开车门。透过车窗，可以看见人行道的白色标记。道边，一位身穿黑大衣的女人倒在地上，一把撞弯了的洋伞滚出去老远。从黑大衣的下摆底下露出雪白的一双女人的腿。

“喂，还愣着干吗？”

信介捅了捅田岛的肩膀，大声说：“快！”

田岛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井泽信介没有听准，但确实听到他好象说了些什么。

“快！”

信介摆着手。他迅速做出决定，要立即将车靠到路边，好抢救受害者。掷下不管，很可能造成更大的不幸。

“啊……”田岛的嗓子眼儿好象噎住了似的。年轻司机的头脑，此时似乎完全发昏了。

“喂！往哪儿开？”

信介惊叫的时候，汽车轮胎已经滑动并迅猛地飞驰起来。

此时，信介无法断定司机要干什么。

“快点儿！”

信介喊着，以为司机准是要把车开到适于停车的地方。

然而，轿车呼啸着，在风雨交加的京滨国道上狂奔起来。

回头望去，只见水汪汪的人行横道已消失在夜雾之中。

“停下！你要往哪儿开？”信介喊着。

“嗯？”田岛回过头来。在车内微弱的灯光下，这个胆怯的年轻司机脸色显得异常苍白。“是停下，还是逃走？”

信介的脑袋轰地热了起来，他恨不得把眼前这位年轻司机的脖子扭断。他说“快点儿”，本意是赶快救护受害者，想不到司机竟然这样理解了他的意图。这个青年人的迟钝激怒了他。

“开回去，情况可不妙啊。”田岛瞪着眼睛说，“我想，就这么溜掉，也不会有什么事。”

信介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

“部长……”

田岛嗓子眼里好象有什么东西堵着，声音变得嘶哑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行人和车辆都没发现，而且撞得不重，只是擦了一下儿。一走了事，就这么办吧。”

“调车！”

信介的声音低沉，但语气强硬，不容反驳。

年轻司机踩住闸，车便停住了。

“怎么办？”

“调车，返回出事地点。快！”

田岛惊慌失措地扭过脸，向后瞭望，见近处没有车，便急转方向盘，轮胎发出一阵刺耳的响声。

“快！”

信介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宽阔的路面，雨水在挡风玻璃上冲出一片白色纹路。

“已经离那个信号不远……”

人行横道上的白色标记隐约可见。

“就是这儿。”田岛减低车速，用手掌擦着车窗玻璃说道。

“人没啦，部长。”

“没啦？”

“是啊。”田岛提高嗓门儿，指着路边说。

那把被撞弯了的雨伞，仍在原处放着。

“停在那儿吧。”信介下令让田岛停了车。他打开车门，一步跨进滂沱大雨之中。

然而，人行横道周围，连个人影也没有。

“果然不出我所料。”田岛把上衣蒙在头上走了过来，“伤不重，一定是自己回家去了。”

信介默默拾起那把撞弯了的雨伞。这是一把女式折叠伞。

“晚了。”他想。

年轻司机开车离开现场，昏头涨脑地狂奔了一气，现在已经过了大约十分钟。这期间，说不定来往车辆发现了倒在路上的受害者，把她送到病院去了。

“怎么办？”田岛声音嘶哑地问道。瞧他那副样子，活象个咧嘴要哭的孩子。

“到警察署去。”信介说，“我想，把事情原原本本地

讲清楚。”

这时，田岛的眼睛突然射出充满敌意的目光，盯着信介。

“好啊！叫我‘快跑’的可是您这位部长啊，我在警察面前就这么说。”

“什么？！”

信介的脑海里突然呈现出一篇醒目的新闻报道。

“唱片公司文艺科学部部长逃跑后自首——”

“只要我们俩不说出去，就没人知道。怎么样？”田岛噤囁着说。

西半天，亮起了一道青白色的闪电。

当天夜里，冬子在客厅，一边等候丈夫，一边观看深夜的电视节目。

她过去就不大喜欢出门，最近更是如此。

冬子几乎没有到街上去看过电影。家里只有他们夫妇二人，家务事算不了什么负担。一有闲空，她不是读书，就是呆呆地看电视。

信介干的是唱片公司这种特殊行业，总是深夜才回家。

信介是个温厚的丈夫，经济收入也比较稳定。二十年来，冬子没听见丈夫高声说过话。

“姐姐这儿真好，都因为有个好丈夫……”每当和姐姐冬子见面时，秋子就这样说。“不过，没有孩子也怪冷清的。”

听了这话，冬子的身子就象条件反射似的缩成了一团。

• 6 •

倒不是不能生孩子，只是她和丈夫信介默默地不愿意那么做就是了。

冬子今年已经四十七岁。她二十岁结婚，婚后立即离开家乡信州，前往满洲的哈尔滨。

信介当时刚从长野师范学校毕业，年纪轻轻的就当上了教师。

在异国这座杨槐遍开、芳香四溢的城市，他俩住了四年。那一段时光，可算是他俩生活得最和睦的时期。

此后不久，战争宣告失败，二人便混迹于难民之中逃离满洲，终于在昭和二十二年①夏天重返日本本土。

信介这时已不再当教师了，他在冬子的妹夫森三郎帮助下，来到眼下托身的这家唱片公司任职。

算来已经二十年。井泽信介现在在全国一流的《先驱》唱片公司里担任文艺科学部长，坐稳了交椅。也许曾在教育界任过职的缘故，他对文艺科学部的工作简直是轻车熟路。

信介和冬子住在东京高级住宅区的池上本门寺附近，一年年平静地打发着日子。正象秋子妹妹所说的，他俩可以说是一对幸福夫妻！

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信介和冬子之间，却发生了让人莫名其妙的深深裂痕。

最近，他们连一次口角都不曾有过。可在二人之间却存在着旁人无法察觉到的冰冷的隔膜。

是什么隔膜？怎样产生的？他俩心里都清楚。

① 即1947年。

二十二年前在这对夫妻之间发生的一件事，使他们的感情冻结了。

此时此刻，冬子虽然看着深夜的电视节目，却依然在回忆那件事，只要她独自在家，这种情形就无从例外。

雨声夹杂着汽车在门前的刹车声。冬子想：信介回来了。

“唉呀！”冬子一看见从大门进来的信介，不由得惊叫起来。

“这是怎么啦？不是坐车回来的吗？”

“唔，途中稍微……”信介含糊其词地支吾道。

“把浴巾给我。”

“哎。”

冬子皱着眉头瞧着信介。信介从头到脚都湿透了。杂有银丝的头发表散乱地覆盖着前额。

丈夫是一位事事小心谨慎的人，虽然谈不上潇洒，却很注重仪表。

“您丈夫若是稍微再胖一点儿，就和演员S君的相貌差不多了。”女佣人时常对冬子这么说。

“也许是吧。”

每逢这时，冬子总是苦笑着拿丈夫的长相来和那位博得家庭主妇青睐的中年演员做比较。她认为：“毕竟还是有区别的。”

信介身上有一种干巴巴、阴沉沉的东西。而那位S君，若在家庭题材电影中扮演父亲一类的角色，却缺少信介身上那种东西。只有往身上穿高级西装时的那种缓慢而熟练的动

作才显示出他俩的相同之处。

然而，丈夫今夜的举止却令冬子感到异常，她哪知道那是因为刚刚发生的那件事。

“喝醉了？”

“没有。”

信介生硬地答了一句，立即脱下湿透了的上衣，走进屋去。

“洗澡吧？”

“好。”

信介在客厅里坐定，摸摸兜儿，皱起了眉头。

“要香烟吗？”

信介不由得吃了一惊，抬起头来瞧着冬子。

“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冬子凭着多年做妻子的直觉这样想道。

“哎！”

“干啥？”

信介直盯盯地瞧着冬子。那双眼睛，说明他拒绝冬子介入，还显示着莫名的烦躁。冬子一看便决定，今天夜里什么也不问了。信介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不愿意让妻子知道，才显出那么一种神情。

“立刻就睡吗？”

“是啊，太累了……”

信介的身影消失在隔壁的卧室里了，这时冬子又回到门厅前，拎起那双淋湿的鞋子擦干，用报纸裹好放在鞋架上。然后抱起丈夫脱下的西装上衣，正要进客厅，她“啊？”了一

声，不由得又愣住了。方才接迎信介时没有注意，大门角落里还放着一把雨伞，弯得那么厉害，几乎要散架子了。这是一把女人用的伞，冬子对它一点印象也没有。不知怎么，她感到内心腾起一种不可名状的思绪，站住不动了。

传来一阵飞机的轰鸣。

声音越来越大，飞过头顶，片刻之间就听不见了。这大约是从羽田机场起飞的国际客机吧。

黑暗中，冬子感到丈夫在隔壁辗转反侧，不能入睡。

“睡不着？”

“怎么，你也没睡？”不知为什么，信介的语气有些惊慌。

“雨似乎停了。”

“嗯。”

冬子心中暗自猜测，夜里丈夫在思虑什么呢？冬子自己想着的是那把坤伞，那分明是年轻姑娘用的东西。

然而，冬子心神不安，倒不是因为丈夫拿回来一把年轻女人用的伞。

她所担心的，是伞怎么损坏到了那种程度。得多大力量才能把塑料伞把的一端弄得那么破碎，整个雨伞象给人撼过似地弯得很厉害。

“而且……”

冬子的脑海里浮现出丈夫进门时的神态和他那错乱的举止。

“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这样想道。

可是，丈夫的眼神分明是严厉拒绝她询问。

这成了她的心事，她躺在床上也就睡不着了。

夜里，她一动不动地瞪着眼睛，一种难以承受的孤独感向她袭来。

两个人经过热恋才结婚，一起过了二十几年，为什么产生了要分手的念头呢？

“事情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冬子喃喃地说。那件事的确是在战败后的混乱中发生的；可它在这对夫妇之间留下的一道外人无法觉察的裂痕，至今仍然存在着。

“冬子，”信介呼唤道。

“哎。”

“麻烦你把西服给我拿出来。”

“嗯？”

冬子吃惊地望着信介。

“西服？都这么晚啦，您还要上哪儿去？”

“唔。”

信介似乎起来了。冬子伸出手，打开了枕边的台灯。

灯光中，信介的脸出现在她的眼前。

“对不起。”信介平静地说。这语气已跟方才大不相同了，他又恢复了往日那种温厚舒缓的表情。可那目光却表明，他要做那件事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您到哪儿去？”冬子的声音稍微有些颤抖。

“去找警察。”

冬子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直愣愣地盯着丈夫。

泽木直子取过桌上的座钟又望了一眼。

在不长的时间里，她已看了三次钟点。

都过十二点了。

“到底是怎么啦……”

妹妹亚由美说她要去看学生时代的朋友，可到现在还没回来。

“今晚要很晚才能回来吗？”

早晨，当亚由美准备外出时，直子这样问道。

亚由美回答说：

“嗯。不过，无论如何，十二点以前一定赶回来。”

她又叮嘱妹妹，如果真的晚了，就从车站乘出租汽车回来。亚由美笑吟吟地说：

“别那么瞧不起人，把我当成个乡巴佬。”

“我倒是没那个意思，可……”

“怎么？”

“我在东京住了八年，有时还蒙头转向呢。你可小心点儿，不是说着玩的。”

“反正我不象姐姐那样遇事有主意。”说着，习惯地伸了一下舌头，就跑了。

“论年龄，她还是个孩子呢。”

亚由美比直子小六岁，今年二十二了。

和身材纤细、争强好胜、被人称为行动派的直子相比，亚由美正好相反，是属于另一种类型的人。

她是个胖乎乎的大个子。牙齿稍微有点不齐，笑起来只有一个单酒窝。二十多岁了，还象个学生。亚由美在高中时是游泳选手，短期大学毕业后，周身却充满了少女的温柔。

这位妹妹跟姐姐直子没有什么相象的地方，直子从东京